

C & G interviewing Po Hi about Hong Kong's Harcourt Road

《C & G 訪問 寶熙 有關香港的夏慤道》

訪問日期: 2024年的8月16日

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另附英語翻譯。

C: Clara Cheung, G: Gum Cheng, P: Po Hi

C: [00:01] 現在是8月16日，我和Gum很高興可以跟寶熙聊天，了解一下你對夏慤道的印象。我們講的夏慤道這個project裡面有香港夏慤道，也有Sheffield夏慤道，但是我們估計來自香港的朋友首先應該對香港夏慤道是相對熟悉一點。我們會先談一下香港夏慤道。我會先開始問

G: [00:34] 你是怎樣認識香港的夏慤道的呢？例如會不會是很多年前和朋友去喝茶所以就認識夏慤道，還是真的[20]14年之後才認識？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講講你怎樣認識香港的夏慤道？

P: [00:50] 不記得什麼時候認識，但是應該是知道很久了，因為我媽媽以前住在太古城的。我記得我那時候是會[乘]搭... 巴士，我不記得是隧道... 是行隧道的巴士還是什麼巴士，總之還是什麼[巴士路線]10幾諸如此類的... 總之有巴士經過，啊，有一條夏慤道。這個印象就是沒有什麼車... 或者應該是沒有什麼人走的，好像是車走的，就知道這條...這條街。後來就知道原來是一個以前的港督的名字，應該是不是港督？

C: [01:35] 不是正式港督，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將軍... 他在二戰之後，日本軍隊投降... 幫忙代表香港接受日本軍隊投降的，那麼他是做過一段很短暫... 你也可以說是代港督的很短的一段時間

P:[01:57] 是的，後來就知道是的就是一個跟香港有關的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笑）

C: [02:06] 那也很好啊，可能也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歷史，只知道這條街的名字

G: [02:13] 你剛才說夏慤道就是車走，沒有什麼人走。你第一次踏足夏慤道是什麼時候呢？

P: [02:25] 我不記得... 可能，啊，有時候由灣仔去中環大會堂之類的... 差不多在那裡走，有時候好像會[在那附近]迷路，因為不知道在哪裡過馬路... 總之那裡是很不行人friendly[友善]的，就有這個印象，就是總之不知道怎麼過[馬路]，不知道什麼的...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印象在那裡走

G: [03:04] 繼續問一個基本的問題，這樣吧。那麼一路再問... 假設你對夏慤道都有認識，不如直接問一下你2014年的時候佔領運動開始，主要那個地點就是在政府總部外面就是佔領了夏慤道。那麼在那段期間的時候你會不會有參與類似的活動或者走經那裡呢？

P: [03:33] 會的，會的。其實我真的不太exactly[確實]知道夏慤道指的是哪裡，因為它跟Queens... 金鐘道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不知道是merge[交匯]還有什麼... 還有紅綿道... 不知道什麼的，總之那裏很亂[雜亂無序]的。那... 因為我前陣子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香港的朋友send[發]了一段video[視頻]來，就是他應該[正在]開車的，我看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就是為什麼發了一段[video]視頻過來呢？那麼下去... 去到那個彎，就是去到那個不知道就是，啊，總之很明[白]原來他是send[發]的就是send[發]那個位[置]給我們看，因為我們是一個群組，我們看的... 我可以轉send[發]給你，因為沒有什麼的，他在車上拍著，就是這樣，就是... 去到突然間就是前面，那一段我簡直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為什麼無緣無故send[發]過來呢？然後就是突然間，啊，原來就是那一段[夏慤道]或者是之前我們佔領那裡。但是如果你問我exactly其實我也不太知道，因為我自己去我很多時候我就會喜歡坐在哪裡呢？就[坐在]不是有群樹的嘛...

G: [04:53] 政府總部的外面？

P: [04:55] 政府總部旁邊有一處是搭升降機上... 去過... 過橋還是什麼的，然後那裡有群樹，有些樹頭就會有一些躉[花槽邊]就是我最喜歡去的時候就坐在那裡

C: [05:12] 就是那個天橋上面？

P: [05:15] 不是。路來的，但是總之那裡是種了一些樹，然後那些樹它有一點東西圍住的，就是圍住，就坐在那些位置... 就是通常我就會喜歡去那裡... 坐在那裡。那裡是不是夏慤道... 還是那裡還在金鐘道？我也不知道。總之我整天搞不清楚（笑）

G: [05:34] 我想都是夏慤道附近吧？因為它那裡就是... 它在街和街[之間]是[連]接著，但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哪個位置是做分割的...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去到大會堂還是夏慤道的

P: [05:55] 是嗎？

G: [05:55] 大會堂旁邊的那裡，但那裏幾乎是盡頭，就好像是干諾道（看地圖）

P: [06:06] （看地圖）這個夏慤道...

G: [06:14](看地圖)這個夏慤道... 這個...

C: [06:19] （看地圖）就是花園... 添馬公園。

G: [06:22] （看地圖）添美道[就在]這裡

P: [06:25] 這裡是添美道？啊，那我坐那裡應該也是夏慤道... 都是夏慤道來的

G: [06:35] (看地圖)它主要有兩條...

P: [06:38] 天橋？嗯，嗯，嗯。

G: [06:39] (看地圖)這裡就是上斜去的... 上斜去的。

P:[06:44] 嗯... 噢，這裡就是上斜？噢... 是的，是的，所以我想我應該是通常會坐在這裡天橋下面...

G: [06:54] 簡單來說都是看著政府總部的？

P:[06:59] 是不是看著政府總部... (沉思)

G: [07:02]因為太大範圍了吧？

P: [07:03] 是的... 不記得了，不緊要，總之都是這一堆... 是的，我記得我記得有時候就會在這裡走去大會堂的時候，就會不知道怎麼過馬路不知道怎麼走，就是這樣

C: [07:17] 除非佔領的時候就比較容易走(笑)

P: [07:19] 是的是的

C: [07:20] 不然就很難找路了

P: [07:23] 對，對，是的(笑)，是的... 因為我記得928那晚很，很有趣的。我9...不知道25、26[號]左右就參加了一個嘉道理農場的宿營。

C: [07:42] 就在在大埔的？

P: [07:44] 在大埔，在大埔... 不是在農場裡面，嘉道理有一個institution... 叫做嘉道理institution，就是在山頂，就是在大埔嘉道理農場的旁邊。那個活動都很有趣，那個活動叫做When Darwinism meet Quantum Mechanics，很厲害。那個導師是西班牙老師研究... 研究量子力學，他也有研究道家的... 道家。他是懂得起卦的，我亦都... 哎呀，我應該... 你們沒有見過那本書吧？那裡有說... 等我的家當寄了來之後我送給你們。我在那裡都有... 都有寫的。那它是...哎呀，本來想說928，沒關係。那二十幾號進去了[嘉道理institution]連續五天的，那就... 26... 26黃之鋒他們被人抓了，[情況]很緊張，我們在裡面... 好在它那些不是那些禪修營，不是的，不是的，有資訊的。不是在那裡宿營，每天進來，帶報紙進來，看到報紙已經很緊張什麼的。那個導師有一次說到起卦那些東西的時候，啊，可以給一個同學... 幫一個同學起一個[卦]，當然立刻爭著什麼[這個機會起卦]。我就說，最初不知道問... 想問那個... 這個學運，當時叫它做學運，因為學生出來學運會怎樣。他就說不可以這樣問，他一定要問跟你自己有關，跟我有關，然後我就將問題轉做我在這個運動裡面會得到什麼？或者這個運動對我有什麼影響... 就大概這樣。他還要是那些最傳統，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人家起卦，就是四十九支... 四十九支竹籤，然後就是分什麼什麼的，然後起，六條牙[跌？]出來... 總之起了個卦，好像起了個「陣掛」那類的... 我[那]本書有講的，我看回[那]本書就會記得。那就... 就是哇，都已經做，就是「陣掛」，都已經[叫]做... 就是動蕩嘛，動蕩不安，還有對大家來講都是shocking[震驚]，就是那些東西。對我的影響都有... 它有一個解釋的，我免得亂講... 免得記錯。那麼當時2號...到了晚上八點就忍不住了，忍不住就和幾個... 和兩三個一起在營裡面，就是大家關心的朋友就出走了，哈哈。出走啦！就... 出去這樣... 已經是應該是催淚彈的水尾[尾聲]那類的... 我們就困了在... 因為我看

到Arts Center我才想起來... 我們進了Arts Center那裡避... 避催淚彈。當時就是誰... 當時那位藝術... 都是... 以前做過Arts Center的不知道主席

C: [11:11] 何慶基?

P: [11:12] 不是，不是。是artist[藝術家]... 不要緊，跟拍電影有關的，現在說不出他的名字。Anyway[無論如何]，她還好像安撫大家或者什麼... 那些啦，那最後就... 最後就離開了Art Center就想著向這邊走的，就是那些人說如果有誰不怕的... 不怕出去打什麼的，就向中環方向走，就想著走，但是走的時候那些人都說不要了，都是太危險了或者什麼的。那麼最後就到夜... 那我們都想著回去[嘉道理institution]過夜的，那就走了，就說這邊已經搭不到地鐵或者什麼的，那就向灣仔那邊走，就經過那條軍器廠街，就是警察總部。那裡我們... 應該在天橋上面過，但是下面就什麼已經是防暴警... 那一下是我在[雨]傘運[動]裡面差不多第一次最害怕，就是直接很多[警察]都是拿著槍，應該是拿著槍，就是當時不知道... 當時都不懂得分什麼就橡膠子彈，有那樣[其他類型的子彈]，總之你看到那些人是拿著大槍，那麼我們就在天橋那邊走過去就是... 灣仔那裡[乘]搭回地鐵。這個就是就是928那一天... 是不是928呢應該是？如果沒記錯應該是... 就是因為聽到終於有[衝突]時就要過去看

C: [12:48] 那整個佔領運動... 我們現在有個數字大概79天。那你覺得這個雨傘或者佔領運動裡面有沒有一些時刻是最很深刻的你覺得？除了9月28日開始...

P: [13:21] [928]那一刻真的很害怕的其實，一個叫做... 是一個很close[貼近]的encounter[經歷]，就是最主要... 他拿著槍，就是你一看到他拿著槍就很害怕... 我們那時候都以為是一些真子彈的槍，之後才知道原來它都是橡膠子彈... 但是都是那樣是那種... 好像沒見過一種這樣的情況，就是這樣。那一刻都很深刻

C: [13:46] 但是當時會不會有印象警察很多... 防暴警[察]站著，但是旁邊那個位置沒有示威者，那些人[示威者]應該還是在政[府]總[部]附近多吧？還是到處都... 不知道當天這個時間那些人已經在不同地方了

P: [14:05] 其實當時呢，如果我記得印象中，是兩種說法都有。有人就說留，有人是已經叫人走。我還記得那些消息傳出來，就是學聯說叫大家走，大家總之... 不走清光的... 學聯是最後撤走的。我還記得我在facebook那裡寫，哎呀，不要[連]累那些年輕人，大家就是走吧，因為你們不走，他們就會就留在這裡，不走... 我就記得這樣，[我]當時在facebook這樣說。當時應該是在那裡辯論，也不知道應該是繼續向前走還是...

C: [14:45] 那這樣一路發展下去有沒有其他... 79天裡面有些令你都很深刻的... ?

P:[14:57] 另外一個就是被捕。我是在清場被捕，但是我不知道那個位置... 就是很模糊...

C: [15:06] 很多人一起坐？

P: [15:08] 是的，很多人坐，一排一排，坐一排，坐一排一排，那裡是不是夏慤道？我也不知道那裡是不是夏慤道

C: [15:13] 我印象中... 是，看一下(相片/地圖)

G: [15:17] 那裡應該真的是... 政府總部

P: [15:23] 其實我真的永遠都不知道哪裏是夏慤道... 上斜的還是夏慤道嗎？

G: [15:34] 是

P: [15:34] 因為上斜路下斜路我們就會... 我就會比較少去那裡的

C: [15:40] 因為應該是坐門常開附近這裡... 大家當時應該是

P: [15:46] 但是清場被捕那些人，都是坐這裡嗎？

G: [15:52] 其實有很多... 因為他們兩邊用剷泥車這樣推，開始夾東西，收拾東西

C: [16:02] 不過這裏，有個位置... 就跟那個中間(看著照片)

P: [16:04] 這張照片很清楚就是坐在這裡... 就是天橋下來這裡，就是這些樹，應該是這個位置，這些樹，這些樹... 坐在樹頭下面，這些位置，就是這樣

G: 是的，真的是政府總部隔壁

P: [16:19] 這裡是政府總部是嗎？

G: [16:20] 是的是的

P: [16:23] 是的，就是被捕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因為都是很和平的，所以那個反而不是很害怕的

G: [16:33] 因為你們扣著手坐在那裡

P: [16:35] 是的是的，反而沒有面對面見到那些防暴警察那麼害怕，不知為何，哈哈。

G: [16:43] 想問呢，當時就...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時間都已經是10年前啦，就是2014年... 其實2014年那時候你自己本身那時候是做什麼的？比如有什麼工作啊

P: [16:56] 嗯，我其實... 我其實很多年之前已經沒有什麼正職了，一直都是做... 一直都是做義工啊，或者是幫忙什麼的。那我最後那份正職就是在嘉道理農場... 就是2006年離開嘉道理農場，2006年... 就是2006年。離開嘉道理農場我已經是沒有正職，但是我自己搞過一個社企，但是都不是受薪的嘛，都是社企，所以不是叫做正職。但是... 但是我和幾個朋友就是牽頭搞了一個社企，但是那個社企也是... 就是也都高估自己的

能力（苦笑），哈哈，那也是做得很辛苦又沒有人接手，就關了它。所以就應該是201... 2年左右關了的。關了之後呢，就應該是反國教了，那反國教就開始參與多了這一類社區... 也都因為... 因為那個社區，周圍去就比較多做... 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多做社區的東西的... 就是社區經濟的東西多一點，所以那時候七一的街站呢，我們都是擺社區經濟一條街... 我主要就會跟... 我主要跟南涌的... 那時候就是南涌那個叫做...農場？就是搞本地農業或者是我們叫做Eco Village，就是搞那些東西的機構。因為那時候...我那時候好像還在做執委，那時候就是南涌有個... 有個我們叫做活耕建，就是養地協會，就是一個養地協會這樣。那就是因為就是一路... 一路做了，就是那方面的東西就involve[參與]是多了。那... 那是的... 因為國教之前呢，我... 算是有一些社會運動，我都是一個普通的參與者... 就是譬如... 譬如菜園村，我都是一個很普通的參與者這樣去參與，但是國教呢，就正式... 正式... 我們有幫老鬼我們叫做，就是當年1970、71年的時候那幫... 就是怎麼說《70年代》那幫老鬼的時候就說覺得要支持那些年輕人，其實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有感覺都是要支持那些年輕人，就是這樣，所以就... 有知道他們絕食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就已經不行了，我們就說當然不行了，絕食了就又打羽毛球又什麼的，都不懂... 不懂絕食要保存自己的實力... 這樣才什麼的嘛。那譬如我們... 不是叫接手，我們都不叫我們就叫，就在旁邊就是支持他們，所以我們當時都有一個營幕... 就是在... 就是當時黃之鋒他絕食應該... 應該在煲底那邊，應該不關夏慤道的事，當時... 應該是。但問題是一旦參加了絕食，蘋果[日報]那群人就一定來八卦，起你底什麼的。我還記得好笑的[是]有些朋友就是真的環保、農業那方面的朋友就看到蘋果[日報]那些人，好像有九個還是七個人就是說一起絕食，看到那些人裡面有我的名字，寶熙？是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寶熙啊（笑）？因為沒有想過... 就是他們是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我可以這麼... 跟政治、跟社運有關，爆了... 就是被人起底。之後那就說是啊是啊，我就是那個人... 我就是那個人... 就是這樣就是開始... 那些人好像兩個人... 是不是[覺得我]有兩個面[向]，就是夾在那裡，就是... 那個反而就是反國教的時候。但是一直以來我都沒有一個正職，哈哈

G: [21:36] 是不是其實... 會不會這種生活... 就是沒正職的生活，或者... 多一些自己有參與... 一些社區組織的經驗是可以令你... 就是容易推到你去一個... 既然這麼... 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真的需要... 真的要站出來，站前一點。會不會這個背景令你想多做一點？

P: [22:13] 想或者... 結果吧，站前了其實就不關我是不是因為沒有一個正職或者都是義工，反而不是很關那個事、關沒有正職的事... 反而是那個... 就是我們會明白那個社區的重要性。我自己也是做一些社區經濟那些事。其實那時候主要就是幫... 不是幫，一直有參與的就是聖雅各福群會，那些什麼時分券，聽過吧？或者是... 那些... 總之這一類的事，那時候就有參與這些，所以很覺得，就是... 那個社區的營造很重要，反而會理解這個... 所以反而是就是傘運之後，那些人在那裡說什麼散落社區啊，或者是要深化，那我們就會很明白或者很贊成是的，一定要搞社區。我們自己也都會可能那些人、自己朋友之間，或者是由朋友幾個人開始就散出去，就會搞一些這樣的所謂[規模]小的組織，就會是這樣多一點

C: [23:29] 你覺得這個社... 就是很著重多一點那些著重社區營造的精神是在雨傘運動裏面或者佔領區裏面，有沒有是有些特別的事件或者已經有一些大家合作的默契是建立了，於是可以造就到傘後都真的造就了這些組織出現？

P: [23:56] 有的，有的。因為我記得佔領那時候，有幾樣東西很深刻的。一個就是有一班人是做藝術表演的... 就是跳傘舞的... 我是記得有一群人就在那裏... 我忘了是什麼時間，總之有些人是用光影... 拿著雨傘啊，是這樣的，我都很深刻的。這是我覺得藝術的結合啦。另一個是叫做... 《革命中的廿四小時》，他們有個facebook... 前陣子我check過，當然沒有up[date]。那他們搞什麼呢？就說故事，就類似《一人一劇場》那樣的他們就專門問一些不太同意傘運的人，當然要對方願意，都是比較開放、包容的那些人。就聊天後就問為什麼你會不同意啊，之後就將那些處理成一個故事再講出來給他們聽... 就是一直想involve[牽涉]到一些人... 而且特別可能更加是想involve[牽涉]到一些可能不太贊成的... 就是《革命中的廿四小時》。我不知道是廿四還是二十四呢...？我早幾個月... 還是早什麼時候好像看到Facebook還在那裏。那個很深刻。

C: [25:48] 那個我有聽過。

P: [25:50] 是不是啊？或者你之後再...

C: [25:52] 我去YouTube看...

P: [26:01] 我找到一個... 我找到一個跟他們有關的post啊。我發了... 蕭雲有寫過，我send[發]了... 我在留言tag你可不可以... 啊，我還不是你的...[facebook朋友]

C: [26:34] 我可以拍下它。這是facebook來的？

P: [26:01] 這個是Facebook來的，這個是我2015年1月7日之後... 那對了，我就聽說他後來只是去一些... 他不是在在佔領區那裏，那裏做的... 我不知道，類似掃街，選舉掃街還是上門，還是去一些店... 可能是去店鋪，因為上門比較難... 你拍門嘛就是因為店鋪你打開門做生意嘛，那些人家走進來那你至少說什麼呀... 啊，你反而找到YouTube？是呀是呀。所以這個我是很一個很深刻的... 的東西。那... 不如我... 我那天我就想做一點準備回顧，其實在佔領，是不是在夏慤道進行我不記得，但總之都是在佔領區的時候，其實我當時也做過兩個活動，一個就是流動民主課室，就是許寶強、陳允忠... 許寶強那個流動民主課室呢，他們就會安排一些人去... 初期就是大學講師的，初期就是什麼罷課不罷學嘛，許寶強那些。後來就因為佔領這麼久，什麼人都找了。如果有你可以... 知識分享。我就自己offer因為好像朱凱迪都有份之類的... 許寶強那些都認識的當時，我就說，不如我可以講一個talk，就是講社區經濟... 當時叫另類... 我們叫做一個大一點的名字，叫另類經濟，就是這樣，其實主要是講社區經濟的，是其中一個。其實金鐘有搞啦，銅鑼灣也講了一次，在銅鑼灣講... 旺角那次就剛剛本來schedule了的，但是剛剛那晚，你也知道啦，旺角就比較... 比較突發的嘛什麼都，那天有突發的東西取消了，就沒有講到。那這個是一個啦，另外一個就是我和另一個朋友就是都是當以前... 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朋友，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紀，小我幾年的。那麼他就對英國的音樂也很有認識，也有研究的，我就喜歡聽的... 我喜歡聽歌

的。我們就說不如我們再另外講一個... 都是屬於流動民主課室的活動來的，就是那些革命歌曲或者是前衛歌曲的... 但是當時我們聽的都是英文歌為主... 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 我不知道黃衍仁當時有沒有作了很多跟運動有關的歌。他當時作的歌應該都是... 那些菜園村，那些他有作，但是運動的歌，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 未必這麼快。那麼我們都是選了一些英文歌。我還記得很記得這個英國人應該很熟悉這位歌者... Leonard Cohen，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Leonard Cohen？他有一首叫[Old Freedom?]，我還記得當時就... 我們就

C: [30:11] 好啊，我們也在collect一些playlist

P: [30:13] 是嗎？那好啊。那我們就會把歌曲錄音，用錄音機... 我們印了一些歌詞，意思本來就是大家一起唱，不懂唱就聽，活動就是這樣，介紹一些歌，說一下背景。另外就是Bob Dylan的歌，都是英國人很熟悉的歌手的歌... 是這樣

C: [30:46] 是在金鐘佔領區的？

P: [30:46] 金鐘的佔領區

C: [30:46] 就是你們就有些歌詞印出來派的？

P: [30:49] 是的，還有錄音機、小喇叭... 小路寶那些

C: [30:58] 記不記得有多少人聽... 一路流轉的那些觀眾還是怎麼樣呢？

P: [31:01] 人[數]很少的，因為都是選擇... 我們都是晚上八九點才做，還有播了沒多久就附近的紮營那些朋友就來投訴，就說我們吵著睡覺，哈哈。第一，就細聲一點，第二就早點結束，人就不是很多的。因為可能... 都是選的歌也不是大眾認識的歌，所以人不多的...

C: [31:35]你怎麼宣傳？

P: [31:36] 都是給... 他們Facebook叫《流動民主課室》宣傳... 他們有些所謂的有些schedule... 那些日程嘛

C: [31:46] 接著就去你們那個營了？

P: [31:50] 我們沒有營的，我們都是... 其實《流動民主教室》有個... 基地，是的是的

G: [32:01] 你剛才說到Bob Dylan，會不會記得Bob Dylan的某一兩首歌都在那裡推介過呢？

P: [32:08] 我不知道... 當時我們Bob Dylan哪一首歌，我都不太記得... 可能我問我朋友，其實我朋友現在都在英國，他在Cambridge。不知道他會不會記得，還有不知道會不會找回那些... 但這個不知道要怎麼找，我的filing很差，不然的話我們都沒法播出來的

C: [32:35] 那麼如果說另類經濟那一次呢？那個有沒有譬如有人發問？或者是...

P: [32:46] 那次多點人哦...

C: [32:46] [因為是]日間[舉行]？

P: [32:46] 是啊，日間，還有...是不是日間呢？我不太記得。我記得主要是一個題目...因為當時已經開始出要...是不是11月左右呢？應該比較後期的啦。因為當時已經開始說光顧小店...當時有沒有叫黃店那麼明顯的？對對，良心小店這些東西。那時候出了這些東西，我還記得有人[在說]為什麼不光顧大財團那些，為什麼不去麥當勞啊...或者什麼。就是可能人們開始想這些問題，所以這個議題剛剛就...就是可能回應到他們的一些疑問，所以那個反而...那個分享反而人多一些的，我想

C: [33:39] 譬如他們有沒有特別的問題或者之後你又認為...就是...這個...這些想法之後有沒有在社區裏面再伸延呢...你見到的？

P: [33:51] 其實社區經濟就是我們一直都在搞的...就聖雅各福群會搞時分券啊，什麼的，之後有沒有再伸延...是的，已經是不同的方式，還有...可能要...現在想不起來，但是其實我印象中2014之後呢，是多了這些的...自己一班人組成團體推廣一些譬如香港...即是本土...即地產地消啦...即是本地生產、本地消費，就多了人做這些東西。因為...我試試將我...我在上一年台灣的時候呢，剛剛台灣、香港的...共同購買我們叫做，都是社區...英文叫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我們簡稱叫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30週年，那台灣的主婦聯盟，就是他們發起，差不多的嘛，就找了我們share...就是香港的那個CSA30年的一些歷程啊，我都做了一點點回顧。我是很...因為當時香港也都有人做了一些分析，就將那個CSA的發展過程分成幾個階段那樣。看完我就不太同意他們那個階段的發展，我就自己很大膽地將這個CSA的發展是聯合了社運去講的...好像2014我不知道是不是劃分了做一個...一個分水嶺、一個轉捩點，因為2014之後的，譬如...說這類這樣的社區的經濟的東西是多了的

C: [36:02] 如果你說在本地農家，我是有印象金鐘應該是有關種植物的（笑）

P: [36:10] 是啊。Exactly！是啊，朋友來的。Exactly那個轉彎位，應該就是夏慤道還有不知道什麼那個轉彎位...我就沒有幫他們[種菜的]，知道...我認識他們，應該是馬寶寶那幫朋友來的。馬寶寶那幫朋友來的...我知道他們是搬泥啖出去，臨時又種一些植物在那裡...比我那些農耕技術更厲害的朋友就罵他們，說有沒有搞錯啊，這麼假的，這樣弄這幾天會死啦（笑），我就覺得我也沒事的，是gimmick來的，其實是說2014真的...是多了年輕人去耕田，或者去所謂恢復農業...那個...那個是一個icon來的，就是在夏慤道或者在金鐘去種菜，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C: [37:11] draw到一些其他佔領外的人去關心農業

P:[37:20] 是啊，是啊，是啊，你不提我都忘記了

G: [37:59] 想問一問，當時你在佔領期間，我假設不一定是在夏慤道，就是佔領期間，就是你身處或者是你參與的一些活動的時候，你覺得那時候在那一刻的那個地點那裡那些社區的關係是怎樣的？就是那時候就是叫做夏慤村，就是你的營和旁邊那個營，就是那些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有時候去就是充電啊就是沒有電了，又去街上充電啊，就是那種... 就是你覺得這個...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你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是怎樣的呢？

P: [38:42] 其實那裡就已經是一些小社區來的。就是夏慤村就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區，裡面很多... 譬如... 到了一到晚上... 譬如過了一個大台時間，就會有很多小的group在那裡，圍起來那裡聊天啊，或者爭辯啊或者什麼的... 那些其實已經是一些小社區來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紮營的，其實《70年代》雙周刊的朋友呢，最初就湊熱鬧什麼的，就買了一個營去，可能紮營什麼的，就買了一個比較大的，但是不太會紮，就沒有紮住的，好像兩天就已經被風吹走了。我自己沒有營，因為在這裡過夜是少的，我過了幾晚而已，都是借一些朋友的，是借宿，借一些朋友的營。所以那些鄰居關係我就不太知道了，但是就是說，我會看到那個... 我反而... 我特別深刻就是那個溫習[自修]室，就是那個做功課溫習[自修]室... 那裡譬如會建桌椅啊、搭電... 啊，還有一樣東西，我是在那裡做了一個... 我那本書是... 我剛才說的那本書呢，其實分三個部分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有大概十個... 訪問，銀髮的訪問，長者的訪問。因為我當時就很有趣的。當時我自己就覺得很多人開始寫一些譬如有些女性主義者會寫一些女性的參與啊那些，有些可能寫一些工人的什麼的，我就在那裡問，當時其實都看到很多長者，我說為什麼沒有人去做... 我當時問江瓊珠... 因為江瓊珠好像有份做女性的那些... 隨便吧，總之那一類人的，那些我說為什麼沒有人寫呢？他她佢說你寫吧，我說好啊，試一下吧，我又不是記者，但是不要緊啦。所以我覺得傘運是一個很creative[創意]的東西，就是它是爆出了很多創意，我做訪問這個都是一個創意，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又不是記者嘛。設定了一些問題，膽粗粗[大膽地]去問人，但是當時... 這個也是一個關係。其實人家又不認識我，你要去問，我想做一些訪問將來可能會出書或者什麼，有些之後都沒有聯絡，但是有些就... 因為出書又隔了一段時間，所以又散了，有些有拿聯絡，有些不想給聯絡來啦，有些這樣給聯絡，有些過了這麼久又沒有聯絡他們，總之就訪問了... 我印象中不想接受訪問的極少極少數。

C: [41:41] 那些都是你在現場就這樣問的？

P: [41:44] 是啊，就這樣走上去，我想做些什麼，看你的樣子應該都是屬於銀髮，有些已經白頭，白頭我50多，看我不要緊啦，50多也是60啦，但都沒什麼所謂啦那些東西。所以就很多人都是願意講的... 講很多，都寫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其實裡面都很多故事真的是

G: [42:08] 那你那時候訪問的內容是什麼？是問他們什麼？

P: [42:12] 其實都是那些很行貨的東西，譬如他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這些運動呀？71，64，他有沒有來呀？其實很大部分是7.1很多是沒有出來的，6.4就多一點，但是很多7.1是沒有出來的。不是... 不是慣例的遊行參與者來的。那有些...

C: [42:39] 6.4集會就會多一點人？

P: [42:40] 6.4反而就應該多一點。另外有些就很有趣的，就是講回他在大陸... 有些是在大陸出來的，有些可能是文革走下來的，就講一下他是在文革的... 有些可能是跟大陸做生意，就講他怎麼跟大陸做生意... 中共有些事信不過呀，或者什麼什麼什麼，就是會講那些東西，那就聽了... 聽很多這些不同人的不同的故事

C: [43:03] 因為譬如可能大眾傳媒都會去到描寫雨傘運動，那也真的學生開始，還有可能主要主力真的是年輕人，在你想找銀髮朋友受訪的時候，難不難找呢他們？是不是很少的呢，還是其實都是有多一半，起碼一半啦？

P: [43:25] 那沒有一半（笑）。不是，人數不算少的，但是問題你，第一我敢不敢... 就是我都要看我跟他的... 氣場合不合的來，有時候就覺得這個都是什麼了... 還是不找了，但是有時候很有趣，有時候人家迎面... 這樣走，突然間就覺得那就走上去就問了，有些是OK的。有些很有趣，我問這個的本來，誰知道旁邊那個人就回答，就變成訪問旁邊回答哈哈

C: [43:55] 那個空間...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佔領的空間，好像有一個氣氛，就是互相幫忙

P: [43:59] 找幫忙還有交流... 是的，很開放，很開放。整個空間的氣氛就是這樣

G:[44:13] 我可能自己都會覺得就是當在那裡，很多自己潛藏了的潛力，或者潛能，平時沒有發揮的都會在這些空間發揮出來的

P: [44:25]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說是很[有]創造性的，所以其實我一直很記得傘運之後陳建民是做了一些總結，我很贊成他的那種[總結]，因為當然很多人說我們失敗了什麼什麼的，就是這樣，但是陳建民就說沒辦法啦，一定失敗啦，你雙普選都爭不到或者什麼的，但是... 其中有幾個得著，一個就是... 他舉了四點，其中一點就是說很有創造性還有很文藝... 很文藝，我記得當時有很多那些手作的[東西，]弄了一個獅子山，摺雨傘，摺得多漂亮，黃色紙摺雨傘，另外就... 這麼說，那些傘舞，那些講故事很多這些，還有那個stand by... stand by me？每天打出來，全球有哪些人說支持香港的傘運，他就是在場用projector投出來，這些都是一些很文化性的，以前我們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去表現的一件事，這一件事... 另外那個環保那些人就是撿垃圾。我都說我那本書有寫，嘩，11月11.30那天，那邊... 龍和道那邊已經打到... 真的很緊張。你走回來... 我走，因為我那晚都是走的，沒有留下的，走的時候走過那個大草地的時候，就有些人在那裡撿垃圾，就好像兩個世界一樣，哈哈。那種社區的感覺、愛護這個地方，大家就好像當這裏是家的，那些感覺很強烈。另一件事就不是發生在夏慤道，我都可以講一下，就是在銅鑼灣的。銅鑼灣其中的佔領是... 電車，電車路[軌]的。有一天不是下雨的嘛，你知道電車軌[道]下雨的時候很多水氹[凶]的，那些小女孩在那裡掃... 掃街、掃水，連拿掃把都不懂的。看著就覺得，在家裡都未必做這些事，來到這裡就去幫他掃水，接著就有集會了，要掃走那些水氹[凶]... 夏慤道我記得有一次有人有些人發起不知道是不是何芝君，總之有人發起一件事，就是說很臭，坑渠啊或者什麼，就

發起用那些... 漂白水什麼的去洗街，類似的，我記得有一次是發起過這件事... 這個就應該在夏慤道，哈哈。

C: [47:24] 自己住的[夏慤]村，自己去掃水吧

P: [47:28] 是啊，是啊，哈哈

C: [47:30] 合理啊，合理啊。我們這個project[項目]其實都是看社區營造的... 就是怎樣可以發生呢？怎樣可以造就到呢？剛才才有說過的那些，但這個是佔領的時候是一個很烏托邦的一個空間，但是... 寶熙也很好，我們一直提到14之後離開了佔領區，其實還有這些精神延續到的，那麼... 我想比較一下19年之後，似乎又難一點啦，因為整體那個社會的政治氣氛格局不同了，但是，是啦，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比較一下，譬如19之後你看到那個... 那個不一樣是甚麼呢？究竟為什麼14之後我們真的可以有一些革命的... 或者社區營造的精神那個organising [組織能力]可以一直延續下去，但是19之後就好像現在很難... 很難做到那個東西。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

P: [48:35] 我覺得兩樣東西。一個就是沒有佔領區，所以傘運的重要性就是有個佔領區。有個空間，有個基地的，就是好像每天去到... 我不是經常在這裡住，但是你每天去到我每次去到... 其實都不是每天去的，每次去到你就好像回到家裡，就是那個感覺是一個固定的一個基地。還有一直加增加一些東西，是啊，最初你都沒有溫習室的，都是後來才加下去，有單車發電，有這個、那樣的。那變成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值，那你越增值，你的歸屬感就... 你的歸屬感就越大，所以譬如廁所裏面那些擺女廁才厲害，如果你看照片... 看照片的，就知道就是很厲害，就好像家裡一樣，所以變成是一個... 一來佔領區，一來時間長... 你70多天，差不多兩個多月，就是這樣，慢慢那個感情是建立在這裏。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政治氣氛不同了。14年前的那個交流是很... 很開放的，也都很free[自由]，沒有什麼驚恐的東西。大家照說，當然名字就未必... 都不會給真名的了，但都會有時會姓[氏]啊，都會肯給姓[氏]啊，或者怎麼稱呼，給英文名，都會有一點點，你大概知道那個人是怎樣，就是立體一點的那個人。但是去到19年已經就算有人訪問，除非他很熟悉你，或者經熟人介紹，就好像時代革命那樣，大家知道周冠威來的，這個是，那就這樣... 如果不是，你一般跟他聊天，他都不會理你，就是因為整個政治氣氛不同了... 是啊危險了，恐懼多了就是。是的，14年那時候是真的沒有... 那種恐懼，比如我剛剛說的走過軍器廠街，那裡是不是軍器廠街？啊，不是不是，軍器廠街，總之是警察總部... 那種恐懼[是]突然間看到那些拿著槍的警察... 防暴部隊，但不是... 整個氛圍、整個氣氛那種... 那種恐懼，但是19年就真的不是了

C: [51:02] 或者會不會警察暴力升級了之後，其實都影響整個抗爭陣營的那些... 那個... 那個氣氛？

P: [51:14] 心態，整個心態不同，就是要隱藏自己... 或者其實反過來，越大的group[群組]就越不安全，就是19年，是不是？你14年的時候就越多的人聚在那裡，就越... 就好

像人多就怕你什麼就是這樣。但是19年就是靈活，就是要分散，要什麼這樣子的

C: [51:45] 關於可能近一些夏慤道附近的那些地方，19年有沒有特別一些經驗或者經歷？

P: [51:55]主要是遊行，走過，主要是遊行經過，就沒有其他的... 都沒怎麼停留過，就只有經過。我想起14年，我還記得清了場之後有一次專程回去，專程走回去就在天橋那裡看回下去，或者什麼，就很有趣的，它有些有些Sticker[貼紙]那些就清不完的，那我就拍了照，就是... 就是還有地下就是We will be back... We will be back或者We will come back那些痕跡都還沒洗完，還在那裡... 就是清了場之後都會又回去... 又回去看... 但是當時那種感觸... 但是當時都沒有一種好... 其實我整個傘運期間，我沒有什麼說很沮喪啊或者很depressed[憂鬱]啊，我沒有。就是一直給我一個很... 很正面的東西。可能就是因為我一直... 因為我除了去... 因為我另外... 我另外自己有很多社區的東西，在社區的東西那裡我看到很多希望，我看到很多正面的東西。所以這裡雖然那個佔領區沒有了，或者是所謂爭取不了啦，但是很多東西我們真的在做，所以一直... 就是因為可能，但是... 但是後來我會聽到有些沒有怎麼參與社區的東西或者可能平時就是上班，因為他要工作上班的時候，他就真的是很depressed[憂鬱]的，14[年]之後，他就覺得像什麼都沒有了，什麼啊，就是很失落啊，什麼啊，就是這樣。所以我想社區給我們的支持是很大的，對精神的

G: [53:53] 好像14年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對一些... 一些陌生一點的人，但是他又走得來那個佔領區，其實都覺得他是自己人，很多時候就覺得是可信

P: [54:14] 是啊，是啊，很少懷疑的那時候

G: [54:16] 19年的時候，其實那個可信...可信性就一切都崩潰了？

P: [54:23] 嗯是啊

G: [54:24] 在這個突然間的轉變，你覺得是不是可惜啊，還是有沒有就是...怎樣補救呢？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呢？就是大家可以怎樣補救？或者都沒有了

P: [54:39] 怎樣補救啊？沒有啊。就是沒得補救啊那個... 可惜的，真的很可惜的，因為是，是啊，就是那種信任存在意義，但是你會理解啊，你會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想法... 那就是沒有，我覺得沒有得補救（苦笑）

G: [54:59] 我也覺得是沒有得補救。14年的時候其實那個互信，或者那個社區營造的氣氛，還有一些...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可能幻想或者有一點希望的其實... 19年真的沒有了，真的回不了頭

P: [55:16] 你現在這麼說，我還記得當時我們... 就是被捕那天呢，有一批都是同時去了北角警署的。那裡等著... 就是他拘捕得很慢的嘛的時候，那我們有些人交... 交換了WhatsApp啊，或者交換了聯絡的... 有的，是啊... 是啊，我才記得，但是19年我沒試過跟一些陌生的人這樣交換聯絡，真的沒試過，但是沒辦法啦

C: [55:46] 但是反過來問，會不會因為14年... 或者你另外參加的一些社區的組織的活動，因為在那些場合認識的朋友就可以經歷到19及之後... 都會可以做到比較... 就是都可以很交心呢？就是沒有什麼14年的時候認識的朋友，是有一些就是因為當時可能，可以很open[開明]啊，可以交流的，於是造就... 做到一個友誼，可以保持著長... 長一點，甚至經歷一個很19年很變態的一個政治生態都可以sustain[保持]到？

P: [56:27] 印象中就沒有... 即由於14年，即由於在佔領區認識而一直有保持著... 有什麼... 都不，有一兩個，但都不是... 都不是本來不認識，是佔領，但是...但是談到談到原來就有些common friend[共同朋友]的，那變成了有些不同。即我都是不認識他的本身，即當時都是搭訕的，但是再談一談的時候原來有些common friend[共同朋友]的，那麼如果那些也算的就有啦，有幾個。但是完全不認識在那裡才認識而一直維持著[聯絡]就沒有了

C: [57:22] 剛才講的有很多都很好，很能幫助大家去看尤其是community organising[社區組織]的角度在夏慤道... 這樣啊，不如問一下... 你也有提過，例如旺角那個場景就比較混亂...

P: [57:48] 突發，旺角那個場地，真的可以很多突發，還有旺角那個互信性也都弱... 弱一點點。我記得旺角都有些...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叫大台，總之有些地方都是被人出去講話或者什麼的。有一次都... 當時我們都是屬於勸退派的，就是說... 就是在最高峰的時候就走，不要跌下來才什麼的，就是那些。但是出去講... 有個朋友就提我的，你出去講這個可能會... 你叫人退？你知[道啦]，旺角[的人]更加激[進]。你要講一些前... 叫前奏、前節的東西就是，你參加過反國教... 就是給人一點... 這個人有一點background[背景]，反國教的或者什麼的這樣講，不是來叫大家走，就是那些人... 那就，是的，會有這些情況... 在旺角那裡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個... 那個... 信任度是低一點的，有時候都黑社會... 黑社會裡面都可能有很多派... 也就是那些嘛，關公那些，我都有見過，當時有些都不太明白，哈哈... 另一個文化... 另一種... 另一種installation

C: [59:20] 跟夏慤道的那個氣氛是很不一樣的

P: [59:21] 很不一樣

C: [59:23] 又可能因為本身就是，譬如夏慤道本身平時都沒有人走的，變成大家進入的時候就是那一群... 進入去的人他們本身比較... 就是他的style，就是他們的style，但是旺角本身已經有很多其他東西...

P: [59:41] 是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那也都... 旺角很多... 很多路過者，所謂。路過者他不一定不支持的，他可能都支持，不過總之他剛剛有路過，所以是那個... 那個氣氛好像沒有那麼凝聚的很有趣的，就是好像[鬆]散了一點，但是... 但是發生的事情又好像又豐富一點的，哈哈

G: [1:00:12] 因為對上有一個訪問的另一個朋友Ming，那麼她就講過一個點就是，她最後記得戴耀廷就曾經講過，就是說他發夢都想過就是夏慤道那裡將會堆滿了人，堆

滿了人的啦這樣，就是那個運動就將會是形成這個... 有個想像啦。那麼就是在雨傘運動開始的時候，就是928見到好像不太妥當，你都特意出去那個營，那裡特意去參與... 你一去，或者你未去的時候，或者在路程之中，你對那一刻有什麼想像呢？就是... 將會如何呢？這個街上面應該... 將會有什麼發生呢？你有什麼想像呢那時候... 開頭的時候？

P: [1:01:13] 沒有什麼想像，不過真的沒有想過。是沒有想過那個地方會是... 會是這樣，是的。

G: [1:01:20] 就算對佔領Occupy這個..這個想像，都沒想過原來真的可以有八條車道的街道可以沒有...

P: [1:01:30] 是啊，是啊，真的沒有想過，真的沒有想過

G: [1:01:35] 我都沒有

P: [1:01:36] 是啊，兩邊，不是只一邊遊行... 以前就算以前七一啦那些遊行，你都是[封]一邊的，它現在是兩邊都什麼[封了路]，還可以自由的跨過那條中間那條... 那條不知道分什麼，那些[石]壘... 那條[石]壘... 那條石[壘]，真的沒有想過... 還要有些人好好地搭了梯嘛，我們有些走到那裡了搭幾級梯，真的沒有想過

C: [1:02:05] 超現實

P: [1:02:07] 是超現實

G: [1:02:14] 都差不多尾聲了... 想問一下你在英國或者其它地方有沒有接觸過關於夏慤道或者夏慤路的一些地方呢？

P: [1:02:28] 那個... 那個應該不是夏慤道，是不是呢？

G: [1:02:39] 英國？

P: [1:02:40] 是啊，在英國... 我記得最近有一個... 就不是... 不是香港的夏慤道... 你讓我先回憶一下... 類似呢，我早幾個星期見到有一個... 其實應該是綠豆[YOUTUBE頻道]，還是不知道什麼就訪問了在曼城的夏慤道那個...

G: [1:03:06] 酒吧？

P: [1:03:06] 就是那間酒吧，是啊。我就覺得，啊，原來其實英國呢，可能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夏慤道的，就是有一些... 類似倫敦路，可能每個城市都有一條倫敦路的... 或者什麼什麼L Street 什麼的，原來他們在那裡開酒吧。我就是見到那個而已，其他在英國的時候就沒有了... 沒有聽過其他

C: [1:03:34] 曼城夏慤道應該不是...？

G: [1:03:36] 夏慤街啦，應該是夏慤街，Harcourt Street

C: [1:03:42] 因為這裡英國Sheffield夏慤道有個街坊，他是在一個英國的報章裡面，有一個很短的幾句文字，有介紹Manchester 也有一間Harcourt Pub open by Hong Kong 的一個couple，他就說給我聽，你知不知道Manchester有間，哦，我知道，哈哈，我們都有跟他聊天，也挺有趣的，一個連結

P: [1:04:10] 在哪裡寫的，你說那... 那些報道

C: [1:04:16] 他Email說，喂，我看報紙剛剛看到看到一個Harcourt Pub的東西，也是香港人開的，我們也是訪問他關於Sheffield 夏慤道，很有印象，立刻...

P: [1:04:29] 立刻就串起來（笑）

C: [1:04:31] 是的，立刻串起來了，他都很開心。

G: [1:04:44] 那... 叫做最後一個問題啦，你... 如果時光倒流回十年前，你會不會有後悔過在夏慤道或者是佔領期間做過的事呢？或者會不會後悔... 不一定說後悔沒有做過，後悔做得不夠之類的？

P: [1:05:06] 有啊有啊，就是後悔做得不夠，就是覺得後悔應該多點在那裏過夜，哈哈... 有啊，有啊... 因為有些... 有些好像已經忘記了，就是不夠深刻覺得自己在當時的那個... 那個參與或者是當時的出席，當時的那個出現... 裡面好像不夠深刻這樣。還有有時都是懶... 就是懶走，有時都是走那[同]一段，我都是差不多臨尾就是那些人說要清場才比較走得遠一點，就是走得比較遠的地方，就是你說上斜然後下斜，去得很遠... 之前都很少去那邊，就覺得應該多點看一下不同方位的group[群組]的人... 都在後悔就是... 就是其實沒有全面認識\

G: [1:06:06] 明白，明白。好啊，我們問的問題都差不多了

C: [1:06:08] 那我們稍後如果有些東西再想到的話，啊，可以加下來的... 我們再有問題再找你？

P: [1:06:18] 好啊，好啊，現在有些真的不記得了